

我与经典



王木春

《给青年诗人的信》是德国著名诗人里尔克于1903—1908年间写给年轻军官卡卜斯(后成为诗人)的书信集。这些信件,是一位大诗人写给另一位未来诗人的文字,其中没有正面谈及教育,但我一直把它当成一本教育书,甚至生活教科书来读。它比许多教育书更影响着我的职业,启示着我的人生。

1

走向内心 回到课堂

有何胜利可言?挺住意味着一切。十五六年前,我从某教育学的书中读到里尔克这句简短有力的句子,瞬间就记住了。为了找原文出处,我买来不少里尔克的诗和散文、小说,《给青年诗人的信》便是其中之一。但那时,我还年轻,感觉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在前方等着,根本无须什么挺住,只要不停住就行。我对书信集是随意的,随手翻翻而已。第二次打开它,已是五六年后。

2010年,我担任学校德育处主任,兼高三年级的负责人和语文教师,压力与负担可想而知。但这不可怕,最不堪忍受的是繁杂的行政事务。我日甚一日感到委屈和无助,好长时间,独自纠结挣扎。所幸,尽管如此,我始终未放弃阅读和写作,它们是我漂浮在无边的海上的一根木头。

一天,我在书架中偶然碰到了《给青年诗人的信》,这本又薄又小的书,被挤在一大堆书中间,已经很久了。目光触及书名,若干年前读过的那句话蓦然出现了:有何胜利可言?挺住意味着一切。霎时一道闪电划过我的天空。我早就查过,这首诗并不出自《给青年诗人的信》,但我仍伸手抽出书,像握住一只久违的温暖的手。我坐到书桌旁,第二次翻开它。

1903年,还在军官学校就读的卡卜斯向著名诗人里尔克诉说生活的压迫之感,里尔克回信告诉他,无论从事什么职业,压迫感到处都是一样的,必须居于寂寞,不要受外界迷惑,也不要企图通过无聊的社交去消除它。接着,他建议卡卜斯:如果你在人我之间没有和谐,你就试行与物接近,它们不会遗弃你;还有夜,还有风,那吹过树林、掠过田野的风;在物中间和动物那里,一切都充满了你;有如清风吹拂过阴暗的心头,我一遍遍朗读着这些诗性又深邃的句子,心底渐渐亮起微光。

启事

推动读书 接力阅读

——中国教育报邀您推荐“推动读书人物”

2021年,新冠肺炎疫情依然没有远离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活因此而被限制,被羁绊。幸好有书,如船一样带我们驶向远方。在阅读的旅途中,我们在书中寻找希望之光。借由音频、视频等传播方式,许多爱读者尽己所能将读书这件好事传播出去,用各种新方式带动周围的人乐读、共读。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增长智慧的重要途径。在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精神发育、文明传承的重要途径。在大兴读书之风的当下,越来越多的优秀教师、推广人用阅读为学生点亮心灯,越来越多的校长致力于为师生产造书香校园,越来越多的教育行政管理者倡

导阅读、支持阅读行动。致力于发现推动读书先进典型的《中国教育报》年度推动读书十大人物,活动自2004年开展以来,发现并推出了一大批推动读书的典型。他们立足于一间教室、一所学校、一个区域,传播乐读的理念,培育好读的种子,用智慧、勇气与行动诠释着推动读书的意义,为全民阅读的愿景贡献着不容忽视的力量。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增长智慧的重要途径。在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精神发育、文明传承的重要途径。在大兴读书之风的当下,越来越多的优秀教师、推广人用阅读为学生点亮心灯,越来越多的校长致力于为师生产造书香校园,越来越多的教育行政管理者倡

推荐材料包括:
1. 被推荐者姓名、单位、联系方式(手

机号+常用邮箱)。
2. 事迹介绍:包括被推荐者阅读主张、阅读推广事迹简介、阅读推广持续时间、推广效果及影响力等。要求真实、具体、条理清晰(3000字内,Word文档,可配图片)。欢迎配发视频,大小不超过1G。
3. 推荐人或推荐单位联系人姓名、办公室电话、手机号、邮箱。
请使用电子邮件报送材料,在邮件主题处请注明“读书人物推荐”,发送至dushuzhoukan@163.com。材料提交截止至2021年12月7日。
本报读书周刊启

3

建造心中的“神”

三年前的一个,年轻教师L发来微信,诉说她在学校里亲历的场景:学校举办元旦文艺演出,因场地有限,只允许高一年级部分学生前往观看,领导挑选快班学生参加,而慢班学生待在教室里自习,等时间到点才能放学。得知情况后,慢班学生情绪激动,只能尽力安抚。微信的最后,L抛给我一个问号:王老师,为什么你10年前批评的教育现象,如今依然存在?

我想起10年前的一段往事。2008年,学校举办一场文艺联欢会,也是会场座位有限,年段学生无法全员前往观看。当时我是年段的负责人,为公平起见,拟采取抽签方式决定哪些班级参加,后来,由于某些原因,校领导要求年段只选表现好的快班学生前往。几天后,我收到了一封学视觉中的匿名信,表达了慢班学生的不平。此事深深地刺痛了我,我把整个过程和自己的思考写成文章在省内某教育刊物发表,曾引起一些校长和教师的关注。

时隔多年,当年那一届的学生L早已大学毕业当了教师,竟然也遇到类似的问题。我读着她给我的信,仿佛读着10年前那届高中生塞进我抽屉里的匿名信,心情一样沉重。

沉思良久,我回复L:教育的进步,如同社会的进步,哪怕一点点,往往需要漫长的过程,唯有忍耐,才能看见未来。你我所能做的,就是做好自己的事,平等对待学生,关爱学生(就像你今天做的),进而去感化周围的人,这就是胡适先生提倡的“得寸进寸”。我无法回答你的问题,但对未来我始终充满信心,我相信,社会总要往上走的,因为人性有光,文明是一种力量。

第二天,翻到前一晚与L的来往信息,心绪依旧难平。我突然记起《给青年诗人的信》中的几段话,随手打开书就找到了,每个字似乎都是为我而写的:好好地忍耐,不要沮丧,你想,如果春天要来,大地就使它一点点地完成,我们所能做的最少量的工作,不会使神的生成比大地之于春天更为艰难。

像是蜜蜂酿蜜那样,我们从万物中采摘最甜美的资料来建造我们的神。我们甚至以渺小,没有光彩的事物开始(只要是出于爱),我们以工作,继之以休息,以一种沉醉,或是一种微小的寂寞的喜悦,以我们没有朋友、没有同伴单独所做的一切来建造他。

在这封信里,里尔克希望卡卜斯努力去建造的这个“神”,在我心目中,就是信念或信仰的化身。它无关乎宗教,却与我的职业生活乃至生命状态息息相关,拥有它,无论置身于什么环境,我都心怀一份前行的希望。

今年8月,女儿即将返回深圳教书,这是她入职的第二个年头。新手教师最艰难困苦的第一年是挺过去了,但教书工作,是没有完全轻松容易的时候的。想到当下教师职业遭遇的种种困难,想到女儿骨子里的某些浪漫基因,我仍担心她会无所适从。于是在女儿临行前,我拿出新的《给青年诗人的信》送给她。女儿接过书,惊讶道:几年前不是送我一本了?我半开玩笑说:没关系,现在你的身份不是大学生了,是教师。有空重读一遍,给人生重新定位一下,也给自己补充点儿正能量。其实,我希望她在教书过程中遇到艰难或不合理的事情时,能看到光亮的一面,并在心中为自己建造一个“神”。

1937年,冯至先生在《给青年诗人的信》的译者后记中深情写下:当我于1931年的春天,第一次读到这一小册书信时,觉得字字都好似从自己心里流出来,又流回到自己的心里,感到一种满足,一种兴奋,禁不住读完一封,便翻译一封,为的是寄给不能读德文的远方的朋友。

今年,这个初冬的午后,第N次重读这10封信时,我像穿越时空,遇上了110多年前的里尔克、卡卜斯,也遇上了80多年前的冯至,我们喝茶聊天,我们谈写作,谈职业,谈性,谈爱,谈寂寞,谈人生,对了,还谈教育,谈春天。(作者系福建省漳州市东山一中语文教师)

陶行知在1919年7月一次关于新教育的演讲中,提到了新教育对新教员的要求,第一条就是要有信仰心,他认为,对教育的信仰心,不仅来自教育本身的意义,是永久有益于世的,而且还来自教育所带来的快乐。

陶行知的原话是这样说的:这里头还有一种快乐,照我们自己想想,小学校里学生小,房子小,薪水少,功课多,辛苦得很,哪有快乐?其实,看小学生天天长大来,从没有知识,变为有知识,如同一颗种子由萌芽而生枝叶,而看他开花,看他成熟,这里有极大的快乐。那不信仰这事的,可以不必在这儿做小学教员。一国之中,并非个个人要做这事的,有的做兵,有的做工,有的做官,各人依了他的信仰,去做他的事。一定要看教育是大事业,有大快乐,那无论做小学教员,做中学教员,或做大学教员,都是一样的。(《陶行知教育文集》)

从这里可以知道,当时也有教师抱怨,房子小,薪水少,功课多,辛苦得很,丝毫看不到教育职业有什么快乐可言。这和今天不少教师的心态不是一样的吗?

教育的快乐源于何处?陶行知认为,教育的快乐首先源于对教育本身的信仰,那不信仰这事的,可以不必在这儿做小学教员。一国之中,并非个个人要做这事的,有的做兵,有的做工,有的做官,各人依了他的信仰,去做他的事。

说到依了他的信仰,去做他的事,我想到有一年我去参观青海塔尔寺的时候看到酥油花的情景。寺庙中的一个僧人告诉我,酥油花塑造工艺复杂,要进行大量的选料、配制、做模等前期工作。由于酥油易融化,艺僧们徒手捏酥油花时只能在零下十几摄氏度的阴凉房间里封闭工作。在制作过程中,艺僧手指被冻得疼痛难忍,失去触觉,但他们依然将酥油做成一朵朵精美的花。这些酥油花只能存活几个月,因为天气变暖便要融化,于是每年都要重做酥油花。因此,最后艺僧们的手指都会溃烂,且终身残疾。这些艺僧都是自愿做酥油花的,没有谁强迫他们,哪怕手指溃烂,他们也无怨无悔。这些美丽的酥油花都不是为市场而制作,唯一的用途就是放在寺庙里供奉神灵。没有半点功利色彩,而完全是出于心灵深处的信仰,而自觉自愿地奉献出自己的智慧和健康。在世俗的人看来,他们很苦,但他们自己却觉得很幸福,这就是信仰的力量!

回头说教育。并不是每一个教育者都会把教育当信仰,但要看到,陶行知、苏霍姆林斯基、魏书生、崔其升等人的确是对教育有一种类似于宗教一般的信仰,他们不但为中国教育作出了贡献,也因此而获得内心的自由、宁静与幸福。我们也许不应苛求每一个教师都把教育当信仰,但如果教育者有了一份陶行知所说的对教育的信仰心,一定会享受到更多的教育幸福。

陶行知还认为,教育的幸福源于看着孩子成长:看小学生天天长大来,从没有知识,变为有知识,如同一颗种子由萌芽而生枝叶,而看他开花,看他成熟,这里有极大的快乐。读到这里,我想到了我从教几十年来所教过的一批又一批学生。我带班常常是“大循环”,从初一到高三年,一教六年;当然,也有只带初中三年或高中三年的“小循环”。但无论“大循环”还是“小循环”,几年中,看着孩子的成长,真的是一件很美妙的事。他们刚进校时,还是刚毕业的初中生,十一二岁,十三岁,活泼调皮的小男孩,天真烂漫的小姑娘;当他们高三毕业离开我的时候,已经是英俊健壮的小伙子,如花似玉的大姑娘了。然后我又回头带初一,又迎接一批可爱的小不点儿,然后又陪着他们一天天长成大成人。多年后,他们回来看我,有的是企业家,有的是作曲家,有的是医学专家,有的是科研专家,有的是飞行员,有的是足球教练,有的是摇滚歌手,有的是大学教授,有的是乡村教师,无论他们从事什么,只要他们善良、正直、勤劳,就是我最优秀的学生,也是我幸福的源泉。

有一个叫王红川的孩子,是

重读陶行知
李镇西

「教育是大事业,有大快乐」

我大学毕业所教的第一个班的学生,当初的他,瘦瘦的,小小的,戴个小眼镜,特别机灵可爱,因为体质较弱,我特别呵护他,有一次还帮他揍高级欺负他的学生,为此我还挨了学校的处分。我每天早晨骑自行车上班要经过他家附近,有一段时间他每天早晨都在街边等我,我到了以后,他便跳上我的自行车后座,我载着他上学去。多年后,他成了一位著名的西医骨科专家。还有一个女生叫周惠,高一新生报名的当天晚上,她病了,肚子疼得厉害。我用自行车送她到医院急诊室,结果医生说她必须住院,于是,我又背着她到了山上的住院部。在山路,为了安慰趴在我背上轻轻呻吟的周惠,我一边喘息一边给她开玩笑:骑在我人头顶上的,人民把他摔垮!多年后,在德国大学教书的周惠,带着女儿回来看我。回忆当年我背她上医院的事,她说当时她疼得说不出话,但在心里默念着:给人民做牛马的,人民永远记住他!

2018年8月,应学生的要求,我为他们上了一堂退休前的最后一课,不同年级的学生都来了。从几年前教毕业的“关门弟子”,到已经年过半百的第一批学生,180个座位的阶梯教室,挤满了400余人。王红川带着妻子和女儿来了,周惠专程从德国赶回来了,还有当年的“差生”如今的省足球队教练张凌,还有当年的学霸如今的飞行员、机长吴翰。虽然他们中的大多数已经不再年轻,但看到他们,浮现我眼前的,依然是他们当年稚气可爱的面容。当我讲课时,他们一双双痴迷的眼睛凝视着我,已经二三十岁、四五十岁的眼睛里依然闪烁着当年十二三岁的光芒。那一刻,我感到我面对着属于我的一片星辰大海!

我想到了加拿大教育者马克斯·范梅南的话:教育学就是迷恋他人成长的学问。(《教学机智——教育智慧的意蕴》)不过,我要补充一句:迷恋他人成长的人,也必将被人迷恋!

我想到了苏霍姆林斯基曾经说:我生活中最主要的东西是什么?我毫不犹豫地回答:对孩子的爱。(《育人三部曲》)我根据自己切身的感受,也想补上一句:以及孩子对我的爱!

我想到了陶行知的話:看他开花,看他成熟,这里有极大的快乐。我还想补充一句:不只是看孩子开花与成熟,在陪伴孩子成长的同时,我也开花,也成熟,同样有极大的快乐。(作者系新教育研究院院长)

